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己一貫之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為學也、其為教也、皆是以仁為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天之時行、而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必曰時習之、習能以時、則心自悅之、葢天人雖遠、機則時

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云為、皆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耋、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渾、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即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爲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

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愽學於文、遂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即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况人多信從、而至於遠

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
而道之所傳者衆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
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
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
巳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
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謗興德高毁
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慍如表其爲君子也但
不慍二字今之爲說者皆云君子儒爲巳故人雖
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說不慍雖

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
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
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
所云不慍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
爾、又反求諸己、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
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
不慍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况吾夫子以仁爲宗、
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

微也，實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痿痺，痛痒不知，决不恤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渙盡畢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一義，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直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動靜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

予所謂順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
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
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
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
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爲
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
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
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
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

先言其所由來、亦合　紀[illegible][illegible]絲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從　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　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是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

卦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天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强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

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

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羅子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爲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

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敎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已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益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執得時的機括定、雖聞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脈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儅、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脈之斯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儅盡數

撒出，直至今日，眞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何如？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盡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

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淪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

時眞傾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
風廻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
而我之不爲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
此以後戶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
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
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
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倦之
而爲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否耶

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不倦[illegible]矣此當是不患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之同矣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慍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而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有子其為人章意何如羅子曰此有若之言所以似孔子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

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故色容溫沒有一毫干犯的氣象口容止沒有一毫干犯的言詞蓋由他心中有個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可惡已生惡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此本如是則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方不負父母生我一番故曰其爲人也然則下之爲仁寧非即仁者人也意義哉或曰既云孝弟本矣復言道生豈非本

自本而道自道取、曰既云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寧可分而二之也、蓋孝道至大至久、塞天地而横四海、淪草木而及禽獸、有許多大的道理、皆是此個本子、非本之外又有道也、故孔子是孝的人、自言其爲人發憤忘食、耐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稱刪之爲人擇乎中庸、只要庸德之行、復禮天下歸仁、甚矣有若之言似孔子也、

羅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猶根也、樹必根於地、而人必根於親也、根離於地、樹則死矣、心違

乎親人其能有成也耶故順父母[illegible]家翁

然即氣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illegible]成也將

不可禦矣然則厚其親者實所以厚其[illegible]大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illegible]日君

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illegible]要人

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illegible]時

然之類謂曰時習却似習其時也此時字習得停

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illegible]

而時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聖之時也[illegible]

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羅子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葢孝弟之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便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

顯親揚名於天下後世也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旨何如羅子曰古書中言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

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大則閫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

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勲之睦族平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即徧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像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illegible][illegible]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而爲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憾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

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馭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天地固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必然

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個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爲大志其仁方爲純仁而其聖方爲至聖也已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嘗恐主持不去而

羣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唐以後俱絕響矣、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他甚麼來、羅子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

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三省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舉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

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

他造化好。那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如不短。而夫子之子。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天

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曉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卿者知

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横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

子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為憾觀其語
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
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
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
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
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
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求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
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
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眞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或問體仁制欲之辨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二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又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爲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之也故仁爲萬善之長識仁爲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況已身哉不忍

親以其身爲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
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
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川
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庵象山二先
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
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脉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
憮然爲間曰、昨聞公論、某以舊聞、謂人欲若不淨
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
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淨盡矣、孔子乃曰、

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

知天下道理、體共海寬、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

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

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

有此一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

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熟焉

耳、故芻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即是至理、若

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即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

過也、曾子當時初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捻動便全

體躍然在目其視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孔子只得就他分下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立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取譬之方也

問先生强恕如恕如是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非淺而可識但竊意一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况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强恕而行方能懇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固是悟得一貫之爲妙

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燠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處曰所論心不踰
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三子言志之
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邇
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尤所不免
況其他乎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
長者聽言懽喜處即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
處即是信朋友呼羣子弟近前求教處即是懷幼
蓋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即如諸長者
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

安、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已、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爲安、則謀身家、造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軀殻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其

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試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試以顯其知體也、

問旣曰仁卽是心心卽仁如何卻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爲物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卽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卽仁仁卽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

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

問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戶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爲却有毆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惡然難說其心便自家不曉得是惡也曰雖是曉得却算不得羅子曰雖是算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說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說知之

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知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
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
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
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
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
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昔顏淵問仁夫子
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
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
知至己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

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王天下三重而歸諸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卽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君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依於總任從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

人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
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
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
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
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
量所可強爲如擬議強爲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
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
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
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

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徧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亦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也者統之則爲三綱分之則爲五常而詳之則爲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一

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之[illegible]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偏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爲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

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撥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撥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比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弗畔於仁也夫

其弗畔矣仁也夫

孫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illegible]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

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問默而識之一章羅子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爲善而不敢私也

教學相長人已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眞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

原是一體、而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巳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巳之技亦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巳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巳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充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較、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囬、令諸友日親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爲言、何也、羅子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畧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

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然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吾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

欲罷而不能矣豈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
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況仁爲
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爲天地之心其
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
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
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
獨成眞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强也且吾夫子只
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
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

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子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況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

羅子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得不的確、羅子曰、語既的確、則予在今日亦當默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曰最諾、予請教目、

人人皆可以爲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有成法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卽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卽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

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予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義可徙。有

過可改故四者之憂惟不學爲大也其或講之而不於從義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

問孔顏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求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抵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

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眞、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力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

事但點簡從前豈無人得之點簡所得之人其所
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比以爲聖以爲
賢眞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
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者
又不思發憤是尚爲能克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
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
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
壯剛强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克類之甚者矣大衆
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爲如此發憤不能自已也雖

子嘆曰此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葢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

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豪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豪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者矣。

羅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爲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深則收蓄難方所計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本分上見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即是仁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倂焉不能以仁觀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羅子曰孔子之所絕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俱没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空本體況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

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

前輿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巳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羅子曰顏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巳章樂正子善信章參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其有諸巳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我之禮而爲仁由巳之謂也既知由巳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巳而至於立卓爾者焉此即孔子所

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顏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己字故其贊易直許顏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己也而復之由己也彰彰矣

問顏氏博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博約皆須知行並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顏子得力處蓋顏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即仰鑽瞻忽處

處要到卻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禮自可克塞天地矣我體何如其博耶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耶博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顏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

莊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纔是無方體

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即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況執象狥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不識權字是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

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寫盡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末記時哉之識、厥旨微哉、

一貫編上論尾